

略谈萨满巫俗的习合

色音

按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萨满教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现象也要遵循这一自然的法则。从总体上来看,世界各民族的萨满教作为一种比较古老的宗教形态,正在走向习合、消亡的历史轨道。习合、消亡是萨满文化的两大归向。

下面我们看看萨满巫俗的习合化倾向。纵观世界各民族萨满教之历史发展都有一段习合化的过程。至今为止可以说没有纯粹的萨满巫俗。因此我们考察萨满巫俗时必须弄清楚纯萨满性质的萨满巫俗和经过习合化的萨满巫俗。否则有时会很难把萨满巫俗和其他宗教习俗明确地区别开来。从总的来看,萨满巫俗的习合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以萨满巫俗为主的习合,另一种是萨满巫俗退居次要地位的习合。

以达斡尔族为例,达斡尔族萨满巫俗的习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习合。另一方面表现在不同宗教之间的习合。随着喇嘛教的传入,达斡尔族传统的萨满巫俗中也渗透了不少喇嘛教的因素。以前祭天祭火等都是由雅德根(即萨满)来主持,到了后来有时也请喇嘛念经和祭火神。海拉尔地区达斡尔族人把所供的喇嘛教的神称为“沙热·巴尔肯”(黄教的神),把萨满教的神称为“哈热·巴尔肯”(黑教的神)来区别。异文化,特别是邻近的民族文化对达斡尔族的传统信仰也有深刻的影响,一部分达斡尔族人家也供奉关帝(关羽),关帝庙内的关帝画像中体现着它的习合特征,画像两侧有龙王,也有娘娘神等各种民间神位。此外,邻近的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对达斡尔族的传统信仰有所影响。瑷琿达斡尔族有一则传说中

说,早先达斡尔人和鄂伦春人、蒙古人相邻而居,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亲如兄弟。后来分开了,离别时恋恋不舍,互相交换了巴尔肯(即神偶)作为纪念。鄂伦春人送给达斡尔人的是“麻罗巴尔肯”,蒙古人送给达斡尔人的是“诺·巴尔肯”,达斡尔人也把自己的巴尔肯送给了鄂伦春人和蒙古人^①。这个传说某种程度上较真实地反映了异文化之间的影响。达斡尔族萨满所信奉的古雅其·巴尔肯是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萨满教所共有神灵。另外,祭敖包的习俗也是达斡尔族和蒙古族萨满巫俗所共有的。山神白那查的信仰在北方民族萨满教中也很普遍。除了异民族间的萨满巫俗互相渗透之外,不同宗教形态间的习合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据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日本学者大间知笃三的调查,除夕之夜10点左右,呼伦贝尔南屯的达斡尔族人都分别到各自氏族的莫昆雅德根家里聚会,举行过年的节行活动。在他所调查的一户雅德根家里举行过年活动时,西屋西炕的一角设了神坛,神坛上摆满了雅德根的祖先神像。同时还并列摆放着喇嘛教的佛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达斡尔的萨满巫俗中已经习合了一定的喇嘛教因素。在他所见到的萨满法具、法服上饰有各种装饰物,巫冠的鹿角型、胸部的猪牙等具有北方游牧文化的特征,而在法服的衣襟上饰有十二支兽等则是具有中国文化的特征。另外,还有类似于喇嘛僧服的特征。据他了解,这一特征不仅是南屯的四个萨满所共有的特征,而且布特哈地方的萨满也有这一特征。南屯萨满所用的法具中有借于巴尔虎蒙古的铜面,也有借于喇嘛的“锵”(即锣)^②。

①《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44—257页

②《大间知笃三著作集》,第六卷,99页。

满族的萨满教受到汉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也走上了习合的道路。据有人调查，岫岩的满族曹氏族中有一个传说，说族中有一波依太太一天坐在炕上，突然耳朵上三副钱子哗哗作响，波依太太心里一动：不好了，三儿子在战场上“折了”。不久果然飞马来报，三儿子战死在战场。后来波依太太坐化而死，鼻涕自鼻中流出，家人为她打了坐棺。波依太太是对女萨满的又一称呼，“三副钱子哗哗作响”，显然是钱子显灵，坐化则是佛教习俗^①。这个故事从某种角度上反映了萨满与佛教的习合。

蒙古萨满教也不例外地走上了习合化的道路。西藏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后，蒙古萨满教分成两个派系。一是黑派，固守萨满教的传统。一是白派，为了保持存续，迎合喇嘛教徒的心理改变一些传统的萨满巫俗跟喇嘛教的习俗习合，形成了一种混合型的萨满派系。

在东亚，韩国萨满教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和外来宗教习合，变成了较复杂的复合形态。其中佛、儒、道三种宗教的影响非常大。早期的习合主要是传入朝鲜半岛的民间道教同固有的朝鲜萨满之间的习合。后来逐渐演变为更多渠道的复杂的习合形态。据有人研究，韩国萨满教同外来宗教之间的习合有以下四种类型。类型一，创造性习合。以外来宗教作为媒介，把原有的萨满巫教升化到更高的层次。如花郎道（新维）、八圣信仰（高丽）、东学（李朝）等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类型二、混合性习合。表面上呈现出外来宗教的形式，但内容却保留着传统宗教的内容。譬如，外佛内巫形式的八关会、燃灯会和外儒内巫型的洞察等。类型三、吸取性习合（摄取型）。吸收了外来宗教的诸要素，但萨满巫教原有的内容不变，对巫教的结构和外形没有影响。如借用一些佛教、儒教等的神名、用语、经文等。类型四、侵入性习合。萨满巫教的要素侵入到外来宗

教中，部分地渗透或内在化于外来宗教的整体结构中。如民众佛教信仰中的以消灾招福为主的三神信仰等属于这一类型。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儒教习合的洞察、和道教习合的读经巫等的形态及其构造都有所变化，呈现出较复杂的现象^②。

萨满教是生命力极强的一种宗教。任何发达的高等宗教传入盛兴萨满教的地区之后或多或少地把萨满教的因素吸收过来，习合萨满教的部分内容才能站得住脚。从伊斯兰教的传播来看，在信仰萨满教的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始终没能把萨满教完全消灭掉，甚至有些伊斯兰教的元素被吸收到萨满教中。据哈斯列娃等人的研究，中亚萨满教中增加了好多伊斯兰教的名字和概念，并且在萨满的咒文中同萨满教所固有的名词、概念并存。萨满教的巫仪中也加进了不少伊斯兰教巡礼团的热狂仪式。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萨满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大。本来伊斯兰教理应是灭绝萨满教的，但始终未能做到这一点。伊斯兰教在自己的体系内吸进了好多萨满教的观念。以不宽容为著声的伊斯兰教都对萨满教采取适当的妥协措施，乃至合流并存的历史事实更加表明萨满教的生命力确实比较强。伊斯兰教和萨满教之间的习合既是中亚萨满教的特征，又是中亚伊斯兰教的特征。中亚的伊斯兰教在圣者崇拜、圣职人员的活动以及宗教民俗方面受到了许多萨满教的影响。

纵观世界各地萨满教之历史发展，无一例外地走上了习合化的道路。在这一习合化的过程中萨满教吸收了许多外来宗教的因素，其结果出现了萨满巫俗的多样性和混合性特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叶涛

^①张其卓编著：《满族在岫岩》，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②加藤九祚编：《日本的萨满教及其它的边缘地带》，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版，第180页。